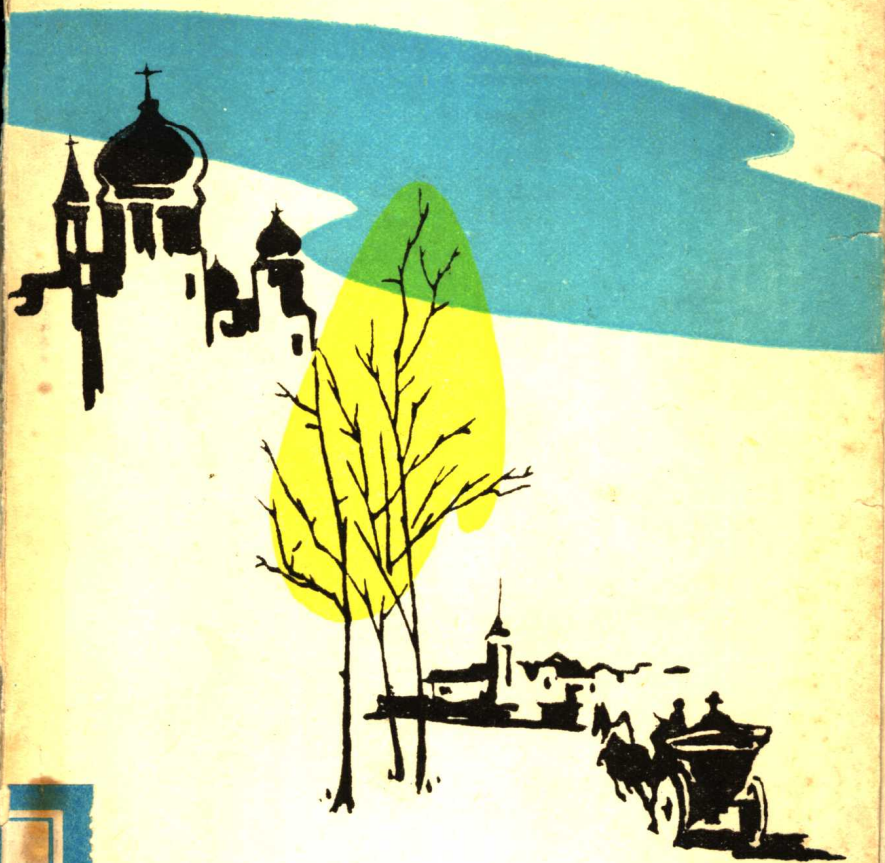




西班牙小景

〔西〕 阿 索 林 著

西班牙小景

[西]阿索林著 徐霞村、戴望舒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建阳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4.2778印张 2插页 77千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20

书号：10173·212 定价：0.40元

重印前言

这本小书是现代西班牙著名散文家阿索林的散文集《西班牙》的汉译本。

在现代西班牙文坛上，阿索林属于“九八年代”派。一八九八年，老大帝国西班牙被新兴的美帝国主义一举战败，国势一落千丈。本世纪初，面对着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一些西班牙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起来提出各种主张，企图挽救气息奄奄的祖国。尽管他们的年龄、观点、性格、志趣和生活道路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对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都在探索着如何使西班牙获得新生。这就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即所谓“九八年代”派。

在社会、政治问题上，这个团体的成员最初都认为西班牙应当清除浓厚的中世纪残余，变成法国或比利时那样的现代欧洲国家；换句话说，就是必

须“欧化”。他们研究和介绍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各式各样的文化思想、艺术派别，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从尼采哲学到超现实主义，这些对当时西班牙年轻的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九八年代”派的成员们在政治思想上始终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范畴，这就使他们不可能彻底清算西班牙的封建残余，进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到了后来，他们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原来否定了的西班牙的一切，重新加以肯定，空谈什么“西班牙的灵魂”之类的东西。这种倾向，在每个“九八年代”派的文化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九八年代”派在文学上的代表人物，除了阿索林之外，还有哲学家兼小说家米格尔·德·乌纳木诺（1864——1937），小说家伐叶—英格朗（1866——1936），小说家毕奥·巴罗哈（1872——1956）和诗人安东尼奥·马恰多（1875——1939）。

这些“九八年代”的作家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强调文体的改革。在他们看来，十八九世纪的西班牙文学语言的大病是浮夸，是矫揉造作，是充满了陈词滥调，缺乏表现力。因此，每一位

“九八年代”派作家，都努力发展自己的特有的文字风格。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如巴罗哈，所创造出来的文体有时显得干巴巴的，枯燥难读，但他们这种共同努力的成绩还是可观的，那就是，为二十世纪的西班牙文学语言闯出了新的路子，使西班牙文学面目一新。

在这方面，阿索林的成就尤为突出。

阿索林是霍赛·马蒂内斯·路伊斯(José Martines Ruis)的笔名。他于一八七四年生于西班牙的莫诺伐城，一九六七年卒于马德里。他写过小说，也是文艺批评家，但他的最重要的文学遗产是他那几本薄薄的散文集。在他的散文里，他善于用细致而清晰的笔触，勾画出一幅幅旧日西班牙的风物画和人物画，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情趣盎然，为小品文的上乘。关于阿索林的散文的其他优点，这里不准备详细论述，留待读者自己体会。

阿索林的散文集，有《小村》、《唐·吉珂德之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西班牙的一小时》等。

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时，已故诗人戴望舒同志从国外买到《西班牙》的法文译本，译者是法国的西班牙文学专家乔·比勒蒙。当时承望舒不弃，邀我同他合译。译好之后，我们考虑到《西班牙》这

个书名有点像地理书籍，出版商可能不大愿意接受，便用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篇《西万提斯的未婚妻》作为书名，于一九三〇年出版。这次重版，除对原来的译文作了一些技术性的修订外，又将书名改为《西班牙小景》，以求尽可能接近原名。

徐霞村

一九八一年八月

目 录

重印前言

一个西班牙的城·····	(1)
一个劳动者的生活·····	(5)
修伞匠·····	(9)
员外约根先生·····	(12)
卖饼人·····	(16)
约翰·贝特罗的儿子约翰·····	(19)
安命·····	(24)
节日·····	(29)

夜行者.....	(36)
斗牛.....	(43)
沙里奥.....	(49)
哀歌.....	(57)
蒙泰尼的理想.....	(63)
黄昏.....	(68)
塞万提斯的未婚妻.....	(75)
一位小贵族.....	(90)
瓶香.....	(99)
阿娜.....	(106)
侍女.....	(110)
内阁总理.....	(114)
卡洛斯·鲁比欧.....	(118)
一个马德里人.....	(122)
蒙德拉路.....	(127)
夜笛.....	(130)
故居.....	(136)
比利牛斯山间的结语.....	(143)

一个西班牙的城

城是建筑在山腰上，一条小河流过山脚。城区很大，其中大部分是麦田和橄榄园；人们在小河的水磨坊里磨麦，油是在老旧而粗笨的螺旋榨床中榨出来的。

城里的道路都是狭窄而弯曲的；有几条路有方形柱和老旧的柱头所架成的牌坊。有几条路名叫：保姆胡同，忧愁胡同，皮袋匠胡同，硝皮胡同，老学院胡同，举荐胡同，败门胡同，面包和炭胡同，老面包店胡同，胭脂胡同，修士胡同，童农胡同。

运货车夫，马车夫，小贩都住在三个古老的客栈里：安东·加拉图客栈，灵魂客栈，月亮客栈；其中以第一家生意最好；在它的唯一的露台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干草，燕麦，水，一应俱

全。”

城里有四个教堂：老教堂，新教堂，圣菲利坡教堂，绿山帝阿戈教堂。圣菲利坡教堂因为失修，已不开放了；老教堂只剩下几座内墙，屋顶已经塌陷了，野草从墙上生出来。绿山帝阿戈教堂是一座十六世纪的莪特式的美丽的建筑物，它有一个沉静的小院，铺砌着大石板，院内有一口雕栏的井。新教堂是古典式的，海莱拉式的，它是严肃而冷峻的。此外在城里还有三个小教堂：冈地里柯的基督堂，巴时的圣母堂，圣洛克堂。在那俯瞰着全城的山顶上，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是很触目的，你可以从一条栽着柏树的路到那里去，做歇脚处用的小教堂都已半颓败了。你还可以数出两个尼庵来；培那第奈思庵和加美里代思庵。

地方上工业很少；在河边你可以看到两个老硝皮厂；还有三个肥皂厂。从前，这里所织造的布是很多的，这种重要的工业，现在只剩了两家手工作坊了；其中的一家是一个年老的织工开的，他不大工作，另外的一家每星期也只做两天的工，而且是在上午。在一千八百六十年，城里有三家阔人家：约翰·曼多若家、加里洛家和爱斯基佛莱思家。约翰·曼多若到马德里去了，在那里不久便在贫困中死去；加里洛开始酗酒，结果是家产荡然无存了；

爱斯基佛莱思家的两弟兄都是因赌博而倾家荡产的。这几家的田地产业大部分都进入那些骡子商贩之手。这些骡子商贩都是异乡人，把骡子赊账卖给农夫，得到百分之五十或六十的利钱而发财的。

城里的绅士都聚集在一个设备不完全的总会里。那总会有一个火炉，几盏冒烟的煤油灯和几张大理石的桌子。在那里，人们谈着政治和收成，而在九点半或十点钟的时候，看门人便熄了煤油灯回家去了。城里有十四个没有毕业的中学生，四位医生和十二位律师。这些律师中，只有六个有生意；在他们递给审判官的呈文上，他们刻苦地互相诽谤着；有机会他们便挑起从前的事情，唆使可怜的人们打官司，叫这些可怜的人们害怕而拿出些钱来。在五月里，人们庆祝着绿山谛阿戈祭。在城里有一个“垂死的人的基督教会”；当一个教友死了的时候，教会里的司事便沿路摇着铃喊着“富拉诺·德·达尔在某时入土！”

在这个地方夏天是很热的，而冬天却很长很寒冷。绅士们是不相往来的，住宅的门户老是关着，路上走过的人很少；冬天天气好的日子，你可以看见密密的一群邻人，蜷缩在他们的棕色的外套和大衣中，在广场上晒太阳。天永远是青色的。地方上什么事也没有。在沉寂中你可以听见铁匠打铁的声音。

音和鸡啼声。如果在城的边远处或是在附近的乡间出了一件可怕的、前所未闻的案子，家家户户都会长期地谈论着它。

城里最著名的人物是：华甘员外，贝里哥·安东纽和“小东西”。华甘员外是拘谨而和气的，他读过劳伦特的《人类史》，他曾经和里弗洛是好朋友；他说他有一个在五年内复兴西班牙的完全的计划。贝里哥·安东纽是被招魂术和催眠术所弄糊涂了的，他的衣袋里老是有几本书和稿子，他固执地要他的朋友们去读几段。

“小东西”是一般人所注意的人物，他是快乐而谐谑的，他的长处在节日和宴会上表现出来，他知道许多故事，又会说笑话，凡是人们游玩的地方他都去，绅士们带他到他们所组织的狩猎会里去。

到了狂欢节的时候，有些人戴着面具，穿着古怪的衣服，肩上背着一把旧扫帚在街上游行。农民很穷，在城里每星期只杀三四头羊。在地方的历史中，最可纪念最重要的大事是在一千八百七十年因饥荒而起的民众的闹事，人们烧了裁判所和县署的文件。可怕而发怒的农民，带着他们的大镰刀和锄头满街跑着。

（望舒）

一个劳动者的生活

我要用很少的几行来写一个可怜的人的故事。这个可怜的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名字。有的人称呼他的时候说：“那个人”，有的人说：“那家伙”，又有的人则亲热地叫他“大叔”。可是，这个可怜的人并不是谁的“叔叔”，至于“那个人”，这世上是有很多的，而至于“那家伙”呢，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说是“那家伙”。这一切都可以使读者知道，这个可怜的人什么都不是，他无声无臭，他死了也没有人轻视他，他甚至连名字都没有。

现在让我们看他的住所吧。这人住在乡间。他的家离城很远。他的房子是十分小，十分简陋。它有四面土墙，一张床，几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两

个做饭的案子。房子后面有一个小院子。这在过惯了安逸生活的读者们也许觉得冷清，不舒服，凄惨；但是这位可怜的人却觉得这是无所谓的，他只是漠然地活着，也不想有别的东西。

这位可怜的人的生活是很简单的：他在日出以前起来，日落两三小时后睡觉。在这段时间里，他到田里去，他劳动，他掘地，他修树，他锄草，他松土，他粪地，他拔麦子，他收获，他打麦子，他种葡萄和橄榄。他耕种他自己所有的两三片地。他不能磨橄榄来取油，因为他没有磨。他不能榨葡萄，因为他没有榨床。他把他的橄榄和葡萄卖给那些投机商，“按照他们愿给的价”。这位可怜的人的饮食是很清淡的：他只是吃蔬菜，吃番薯，吃乡下做的面包，吃葱，吃蒜，一年顶多吃两三次肉；一把核桃或杏仁对于他就是最美的盛肴。在工作之余，这可怜的人便同一个和他一样可怜的人谈谈话，同时手里都编着筐子。他所谈的事都是很平凡的：他讲到天气，讲到雨，讲到风，讲到霜，讲到霰。有时他也想起他年轻时候的遭遇，一件不关紧要的事。这位可怜的人只对于很少的事物有知识：他能从云的形状测出落雨不落雨；他大略地知道这块地或那块地能出多少粮食，以及一对骡子一天能耕多少地；他可以看出一只羊是不是有病；他认识田里和山中所

有的草和所有的植物：野薄荷，山萝卜，熏衣草，马若兰草，罗马兰草，甘菊，丹参，尤斯加姆草，野油菜；他可以从鸟的落羽，从鸟的飞法，从鸟的叫声辨出乡间所有的鸟：鸳鸯，鹌鹑，小鸥，百灵，啄木鸟，鹊，红雀，白画眉，守林官。他的政治观念是很模糊的，很不清楚的，他有时听人讲到那些当官的人，但是他不知道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做什么事。他的道德观念只是：不加恶于人，尽力工作。

有时，他收成不好，或是一匹骡子死了，或是他家里一个人病了，或是他没有钱纳税。这位可怜的人既不悲叹也不咒骂，他说：“呃！我们怎么办呢？上帝有数，上帝会解救我们脱离困难。”这位可怜的人微笑了，安命了，他取出他那装着粗烟叶的小袋，做了一个烟卷，抱着两臂，开始抽烟。

这位可怜的人已经老了。他的女人也是一个瘦小的老妇人。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死于古巴的战争，还有一个，是运输工人，也死了，被轧死在两辆货车中间。第三个，是一个女孩，非常和气；有一天，她和她的未婚夫跑到首都去，从此便没有人再见过她。这位可怜的人，有时，当他想起这一切时，便发出一声叹息，但是不久他便又高兴起来，又微笑起来，照例叫道：“呃！我们有什么办法

呢？上帝是这样规定的！”

这位可怜的人对于将来没有任何想法。将来是许多人的梦魇和苦痛。这位可怜的人并不去想明天。“每天有每天的难处，”《四福音》里说。我们对今天的难处还觉不够吗？如果我们去管明天，我们岂不要有两份难处吗？这位可怜的人只是不抱任何希望地、毫无欲望地活着。他的眼界只是群山，田野，天空。

光阴将一天一天地过去，这位可怜的人也将死去，或者他的女人将在他以前死去。如果他先死去，他的女人就要剩下孤身一人。他的女人也许将到村里去，她将贫困，她将用她那黄手向过路的人请求周济。如果他的女人先死去，他也要剩下孤身一人，他那可爱的安命心理，他那可爱的乐天态度，仍旧不会离开他。一个叹息时时地从他的嘴唇间发出来，接着他便要喊道：“呃！我怎么办呢？愿一切都随上帝的意旨。”

（霞村）

修伞匠

修伞匠沿路喊着：“修阳伞，补雨伞！”在老朽的城里呈着一片深沉的寂静；几处教堂的辽远的钟声不时地响着；住宅的沉重的门都已关上了；纹章在三角楣上睡着了。“修阳伞，补雨伞！”修伞匠重新喊着；一只狗在他身旁走过，嗅了他一会，随即又继续走它的路了。修伞匠也继续走着，慢慢地，有些悲哀。这座城好象是死了。“修阳伞，补雨伞！”我们的朋友又喊起来了；远处铁匠铺的锤声响着；一家老住宅的大披檐下，一扇小窗子打开了，一个老妇人俯身出来，锐声喊着：“喂，喂，修伞的！”于是那修伞匠站住了，向四面张望着；在门边和窗口，他一个人也没有看到。“喂，喂，修伞的！”那瘦小的老妇人重又喊着。修伞匠抬头